



# 中國科幻：從混沌初開 到屹立世界科幻之林

科幻是一個舶來品，從1903年魯迅翻譯儒勒·凡爾納的《月界旅行》算起，迄今不過120餘年歷史。今年春節，電影《流浪地球2》的熱映拉開了「中國科幻年」的序幕；今年10月，成都將舉辦世界科幻大會，成為繼2007年日本橫濱之後亞洲第二座舉辦世界科幻大會的城市，中國科幻將迎來一個高光時刻。百餘年來，中國科幻經歷了怎樣一個發展歷程？其中，有哪些鮮為人知故事？「中國科幻，生生不息」，這是《科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社長楊瀟寫在《中國科幻口述史》首頁上的一句話，可以說高度濃縮了中國科幻的百年歷史。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 1990年8月，楊瀟與WSF當屆主席諾曼·斯賓雷德、美國著名科幻作家哈里·哈里森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 《中國科幻口述史》第一卷成都首發儀式。受訪者供圖



◆ 1997年，北京國際科幻大會（四川）夏令營在成都月亮灣開幕。受訪者供圖

《中國科幻口述史》由成都八光分文化CEO楊楓擔綱編寫，她曾任《科幻世界》雜誌社編輯，是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副主席。全書共三卷，目前已出版第一卷。第一卷收錄了《科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社長楊瀟和首任總編輯譚楷、文化名家流沙河、科幻學者吳岩教授、知名科幻作家王晉康、劉慈欣，以及他們背後的重要科幻推手姚海軍。

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了科幻到底姓「科」還是姓「文」的爭論，導致20多家科幻平台「關停並轉」。在1986年首屆科幻小說銀河獎頒獎會上，日本中國科幻研究會會長岩上治特意趕來參會。「當時，我感覺特別奇怪，科幻小說在中國都奄奄一息了，為何日本還有個中國科幻小說研究會？」楊瀟介紹，岩上治當時的說法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幻步入黃金時代，日本成立研究會關注中國科幻，「沒想到，中國科幻刊物都倒了，只有研究你們一家（《科幻世界》）了。」

當年，科幻小說《神奇的瞳孔》一文提到，人類發明了一種眼鏡，只要戴上它便能看清不法分子幹過的壞事兒。沒想到，因為「不科學」，卻成為批判對象。在首屆科幻小說銀河獎

頒獎會上，時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鮑昌說：「清洗乾淨瀟向『灰姑娘』身上的污水，讓她聚焦在炫目的鎂光燈下，贏得她應有的幸福。」鮑昌將倍受冷落的中國科幻比喻為「灰姑娘」，沒想到這番言論也受到攻擊。不過，也有一些社會名流為科幻「站台」，楊振寧曾有一句公道話：沒有哪一個科學家是通過看科幻小說來學科學知識的，但科幻小說可以開拓廣闊的思維空間；流沙河表示，沒有想像力的人，是靈魂的殘廢。不過，中國科幻的現狀得到真正改觀，還得益於1997年的國際科幻大會。

## 宇航員「空降」為科幻正名

在北京和成都召開的國際科幻大會上，5名美國、俄羅斯宇航員「從天而降」。其中，有楊利偉的老師劉列佐沃伊上校，綽號叫「宇宙搬運工」，上太空次數最多，全世界到現在也沒有人超過他；美國女宇航員香農·露西德，出生在上海一個傳教士家庭，她對中國的印象非常好……「這次會議可謂空前絕後，在中國掀起了一股追科學之星的熱潮。」《科幻世界》雜誌社首任總編輯譚楷說，是次大會客觀上起到了「為科幻正名」的作用，中國科幻漸漸走出低

谷。2016年以來，楊楓團隊正式啟動了中國科幻口述史項目，以採訪、拍攝駐川中國科幻巨擘為起點，於次年結集出版《追夢人——四川科幻口述史》。然而，曾經採訪過的對象周孟璞、流沙河等相繼撒手人寰，他們的講述成為「絕唱」。2021年底，成都申辦世界科幻大會成功的消息傳來，楊楓決定重啟中國科幻口述史「搶救式」採訪項目。這批中國科幻人，全面梳理了新中國科幻發展的脈絡，生動再現了中國科幻人筚路藍縷、薪火相傳的故事。

1993年，44歲的王晉康憑藉《亞當回歸》獲得當年的科幻小說銀河獎一等獎，其「哲理科幻」獨樹一幟。他先後發表短篇小說87篇、長篇小說10餘篇，共計500餘萬字，曾15次獲得中國科幻大獎銀河獎。「科幻作家就是以上帝的視角看世界，可以跳出人類的圈子和當下的時空，用一種超脫的、他者的目光來看世界。」在1997年國際科幻大會上，王晉康以「深藍戰勝棋王」、「克隆技術日新月異」為案例，表達了「後人類時代已經開始」的觀點。「只有核心強大，才能突破邊界。」王晉康認為，科幻的發展取決

於一個社會中科技的滲透程度，中國科幻的未來不妨按《共生假說》提出的「試錯法」走下去，哪個流派能夠越來越佔據主流便可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 明星作家群悄然崛起

劉慈欣加盟中國科幻後，憑藉科幻小說《三體》獲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被譽為中國科幻文學的里程碑之作，將中國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2019年，劉慈欣作品改編電影《流浪地球》和《瘋狂的外星人》上映。何夕的作品《光戀》、《電腦魔王》、《平行》獲得科幻小說銀河獎，是中國新生代科幻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韓松的作品《醫院》三部曲被稱作「新時代反烏托邦的里程碑」，《逃出憂山》獲首屆華語科幻電影「原石獎」。

「讓世界矚目的、深受科幻迷喜愛的科幻明星作家群悄然崛起，標誌着中國科幻站在了一個新的起點。」譚楷說，資本進入科幻以及銀河獎、雲雲獎等可視為漂亮的禮花，「我非常擔心禮花綻放後留下一堆廢紙，因此需要科幻作家沉下心來不斷推出優秀作品，這才是中國科幻的核心和未來。」



◆ 1990年，時任《科幻世界》雜誌社社長楊瀟在荷蘭海牙WSF年會上。受訪者供圖

辦權。1990年，WSF年會在荷蘭海牙舉辦，楊瀟、向際純、申再望三人做足準備再次前往爭取。為節約經費，他們從北京乘火車經莫斯科、柏林抵達海牙，歷時8天8夜橫穿歐亞大陸。「一些外國科幻作家非常感動，認為不可思議，這簡直就是一次『科幻之旅』」楊瀟說，嘉賓們再次被他們的誠意打動，最終確定了1991年WSF年會在成都舉辦。

## 中國科幻大事記

### 一、初創期(1891年至1949年)

- 1891年《萬國公報》開始連載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的《回頭看紀略》，被稱為科幻類型小說引進中國的元年。
- 1902年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在《新小說》月刊上開始連載，1903年魯迅翻譯凡爾納的作品《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被譽為中國科幻的第一聲吶喊。
- 1904年，荒江釣叟（徐念慈）的《月球殖民地小說》問世，該書由三篇科幻小說組成，其中《新法螺先生譚》為原創，是中國本土的第一篇科幻原創。

### 二、發展期(1950年至1983年)

- 1950年，張然在天津知識書店出版了《夢遊太陽系》，這是可以考據到的新中國第一篇科幻小說。
- 1957年，「中國科幻之父」鄭文光的《火星建設者》在蘇聯世界青年聯歡會上獲得科幻小說獎，這是中國科幻首次在國外獲獎。
- 1980年，童恩正的科幻小說《珊瑚島上的死光》在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成功，成為內地第一部科幻電影。
- 1983年，科幻文學被貼上「精神污染」標籤，受到不公正批判。
- 1986年，中國科幻銀河獎首次舉辦。
- 1991年5月，世界科幻年會在成都召開。
- 1993年，王晉康憑藉《亞當回歸》獲中國科幻銀河獎一等獎，隨後何夕、劉慈欣、韓松開始嶄露頭角，被譽為中國科幻「四大天王」。
- 1997年，國際科幻大會在北京、成都舉辦，美俄5名宇航員參會。

### 三、成熟期(1986至2009年)

- 2015年，中國作家劉慈欣憑藉科幻小說《三體》獲雨果獎最佳長篇故事獎，成為中國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
- 2016年，科幻作家郝景芳創作的中篇小說《北京疊疊》，榮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
- 2019年科幻電影《流浪地球》上映獲好評。
- 2021年12月18日，在華盛頓舉辦的第79屆世界科幻大會上，確定成都為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舉辦地。

## 楊瀟WSF年會上開「國際玩笑」

在《中國科幻口述史》中，七位科幻名家的集體回顧，解密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給廣大讀者帶來一種「身臨其境」之感。

1989年，時任《科幻世界》雜誌社社長楊瀟應世界科幻協會（WSF）之邀赴聖馬力諾參加協會年會，這是她首次參加國際科幻會議。臨行前，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幫她聯繫了一名翻譯，結果到當地後翻譯生病了，臨時找來一位「不懂科幻」的留學生。楊瀟不得不硬著頭皮走進會場，僅靠兩本《漢英簡明詞典》和《英漢簡明詞典》幫忙。

當年的會議，其中一項重要議程便是確定1991年WSF年會舉辦地，激

烈的競爭在波蘭和南斯拉夫之間展開。在還沒有弄清WSF年會怎麼開、有什麼程序，也沒有來得及申報的情況下，楊瀟卻在大會發出了「到中國去！」的邀請。「在問答環節，嘉賓們反覆提到一個詞：discount，我趕緊翻閱《英漢簡明詞典》，上面的解釋是『貼現』。」楊瀟描述，她當時傻眼了，感覺特別狼狽，「天哪，什麼叫貼現？！」

## 奇葩「三三三三」翻譯模式

這個問題還未找到答案，一個又一個問題接踵而來。楊瀟只得請求嘉賓們將一個個問題寫成小紙條，讓她準備一下再回答。於是，在會議秘書

賓拉德夫人李·伍德和與會嘉賓柴野拓美夫人柴野幸子的帶領下，走進隔壁房間，李·伍德把問題一個個羅列出來，柴野幸子寫下與中文形似意近的日本漢字。「真叫人哭笑不得，三個國家的三位女士用三種語言三種方式，邊說邊寫邊比畫，才弄清discount原來是『折扣』的意思。」楊瀟說，雖然準備不充分，但嘉賓們卻被她的熱情打動，被神秘的東方國度吸引，第二天走進會場便收到現場嘉賓的祝賀。

當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媒體播發了中國贏得1991年世界科幻協會年會主辦權的消息，然而，年會組織者卻迫於某些國家的壓力又收回了舉

## 他鄉港聲 數字經濟與法律 搭建京港橋樑

在京港交流的橋樑上搭啊搭，邀請更多的老師和更多專家……

「下一個討論的問題是：數字經濟和元宇宙經濟是什麼關係？請各位嘉賓分享一下。」圓桌沙龍嘉賓主持人龔才春博士（武漢元宇宙研究院院長、北京信息產業協會元宇宙專委會主任）向我們問道。聽到這問題，我心裏不禁咯噔一聲，坦率地說這個問題我確實沒有之前思考過。

這次參加圓桌沙龍本來是準備分享回香港各種科技文創新論壇的見聞，沒想到是問這麼嚴肅的學術性問題，其實，這問題真不太好回答，因為概念性和不確定性都是挺強的，尤其是在社會沒有普遍共識的時候。但也是正因如此，才值得提出來探討，龔博士果然是高屋建瓴。每個人知識結構領域不同，我只好硬著頭皮回答，先指出我認為元宇宙經濟是數字經濟的子集，然後順着剛才分享香港見聞包括

施政報告、虛擬資產政策宣言、財政預算案、香港Web3和數字經濟峰會的時間線，左右而言再說了一些香港的見聞、香港發VASP牌照及有機會推出數字港幣的消息，最後一句話總結了在數字經濟新基建階段過去後，我依然認為內容為王的觀點。

這種突發性要馬上回答之前沒有想過的問題，是非常棒的，因為可以刺激和碰撞思維火花，不怕臉紅耳熱，不怕和其他人觀點相反，就怕沒把問題和答案打開來談，因為本來都是從不確定性中一起往確定性再推進一步，最後也不一定沒有共識的答案能弄出來。另外，我感覺尤其是在AI及GPT時代，當AI再發展到回答問題更精準的時候，我們人類接下來，問好問題本身將越來越比回答好答案重要。

我不滿意自己之前的答案，因為腦洞被打開了，在本篇再挑戰一次這問題。首

先，這問題得設定「大前提」是弄清楚後能更好地把經濟真正搞起來，不然這問題就沒有實際社會意義了。

我們一個個類別取出來歸納分類，數字經濟範圍理應更廣，例如產業數字化的增量部分，綠色金融、科技金融、智慧城市、智慧政務，都屬於數字經濟，部分重疊元宇宙經濟，例如數字學生的智慧城市，既然「小前提」是子集關係，在虛擬元宇宙空間裏發生的經濟活動和交易，同時屬於數字經濟和元宇宙經濟。最後，以「問題回答問題，開放式探討討論」就是有什麼是例外的？即數字經濟裏非元宇宙經濟的是什麼？層次和邊界需要劃清。假設把元宇宙限定是純虛擬空間，在IRL（In Real Life 真實世界）的交際流轉，其他的就不屬於元宇宙經濟了？那現在的電商怎麼算？用元宇宙展示商品再轉跳到電商App的行為又怎麼算？在純虛擬空間

裏是否只以單一虛擬幣或代幣就可交易？能否應否設更多其他規則？等等，都可以再深入思考。

這次沙龍是盈科律師事務所舉辦的「數字經濟合規法律論壇暨盈科北京數字經濟法律研究會成立儀式」，眾多高手雲集。眾所周知，律師都是高知群體，邏輯縝密，尤其是有前瞻性又能跨產業或行業界的，能破圈的律師更是鳳凰麟角。

圓桌沙龍主題分別是「元宇宙經濟體系構建」，龔才春博士、北京工美楊誌普老師、王運嘉律師、陳紅律師、「數字經濟基礎設施法律治理」王風和主任、廖仁亮律師、葉春陽律師、CIBA戰略投資家何佳蔚老師、龐麗鵬律師。數字經濟領域範圍廣，各位專家大咖有各自垂直領域也有部分交集，這種交叉合唱是十分理想的。每一位的真知灼見讓我受益匪淺，而我垂直是作為橋樑交流+傳播的。



◆ 數字經濟合規法律論壇

北京數字經濟法律研究會王風和主任介紹了研究會和他主編、杜雨副主編的新書《元宇宙基礎設施治理》，這書融合四界：科技+金融+法律+商業，是Web3.0數字經濟戰略的重要參考。

在京過了一個有意義的五一假期，慶祝五四青年節，參觀當代藝術博覽會和參加圓桌沙龍皆十分精彩。

◆ 作者/圖片：文匯報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梁家偉